舊唐書/卷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唐儉　長孫順德　劉弘基　殷嶠　劉政會　柴紹　武士彠 ◄

舊唐書
卷五十九
列傳第九　屈突通　任璦　丘和　許紹　李襲志　姜謇

► 宗室（太祖諸子　代祖諸子）

○屈突通 子壽　少子詮　詮子仲翔

任瑰　丘和 子行恭　行恭子神勣許紹 孫力士　力士子欽寂　欽明　紹次子智仁　少子圉師

李襲志 弟襲譽子懷亻 嚴 姜謇 子行本 行本子簡　簡子晞　簡弟柔遠　柔遠子皎　晦　皎男慶初

屈突通

屈突通，雍州長安人。父長卿，周邛州刺史。通性剛毅，志尚忠慤，檢身清正，好武略，善騎射。開皇中，為親衛大都督，文帝遣通往隴西檢覆群牧，得隱藏馬二萬餘匹。文帝盛怒，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，通諫曰：「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，陛下至仁至聖，子育群下，豈容以畜產之故，而戮千有餘人？愚臣狂狷，輒以死請。」文帝嗔目叱之，通又頓首曰：「臣一身如死，望免千餘人命。」帝寤，曰：「朕之不明，以至於是。感卿此意，良用惻然。今從所請，以旌諫諍。」悉達等竟以減死論。由是漸見委信，擢為右武候車騎將軍。奉公正直，雖親戚犯法，無所縱舍。時通弟蓋為長安令，亦以嚴整知名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寧食三斗艾，不見屈突蓋，寧服三斗蔥，不逢屈突通。」為人所忌憚如此。及文帝崩，煬帝遣通以詔征漢王諒。先是，文帝與諒有密約曰：「

若璽書召汝，於敕字之傍別加一點，又與玉麟符合者，當就征。」及發書無驗，諒覺變，詰通，通佔對無所屈，竟得歸長安。大業中，累轉左驍衛大將軍。時秦、隴盜賊蜂起，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。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，據雕陰郡，僭號建元，署置百官，有眾十餘萬。稽胡首領劉鷂子聚眾與迦論相影響。通發關中兵擊之，師臨安定，初不與戰，軍中以通為怯，通乃揚聲旋師而潛入上郡。迦論不之覺，遂進兵南寇，去通七十里而舍，分兵掠諸城邑。通候其無備，簡精甲夜襲之，賊眾大潰，斬迦論並首級萬餘，於上郡南山築為京觀，虜男女數萬口而還。

煬帝幸江都，令通鎮長安。義兵起，代王遣通進屯河東。既而義師濟河，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，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克。通大懼，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，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。軍至潼關，為劉文靜所遏，不得進，相持月餘。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，詰朝大戰，義軍不利。顯和縱兵破二柵，惟文靜一柵獨存，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覆數焉。文靜為流矢所中，義軍氣奪，垂至於敗。顯和以兵疲，傳餐而食，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。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，表裡齊奮，顯和軍潰，僅以身免。悉虜其眾，通勢彌蹙。或說通歸降，通泣曰：「吾蒙國重恩，歷事兩主，受人厚祿，安可逃難？有死而已！」每自摩其頸曰：「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！」勞勉將士，未嘗不流涕，人亦以此懷之。高祖遣其家僮召之，通遽命斬之。通聞京師平，家屬盡沒，乃留顯和鎮潼關，率兵東下，將趨洛陽。通適進路，而顯和降於劉文靜。遣副將竇琮、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，及於稠桑。通結陣以自固，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。通大呼曰：「昔與汝為父子，今與汝為仇讎。」命左右射之。顯和呼其眾曰：「京師陷矣，汝並關西人，欲何所去？」眾皆釋仗。通知不免，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，曰：「臣力屈兵敗，不負陛下，天地神祇，實所鑑察。」遂擒通送於長安。高祖謂曰：「何相見晚耶？」通泣對曰：「通不能盡人臣之節，力屈而至，為本朝之辱，以愧代王。」高祖曰：「隋室忠臣也。」命釋之，授兵部尚書，封蔣國公，仍為太宗行軍元帥長史。

從平薛舉，時珍物山積，諸將皆爭取之，通獨無所犯。高祖聞而謂曰：「公清正奉國，著自終始，名下定不虛也。」特賜金銀六百兩、彩物一千段。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台僕射，復從太宗討王世充。時通有二子並在洛陽，高祖謂通曰：「東征之事，今以相屬，其如兩子何？」通對曰：「臣以老朽，誠不足以當重任。但自惟疇昔，執就軍門，至尊釋其縲囚，加之恩禮，既不能死，實荷再生。當此之時，心口相誓，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。今此行臣願先驅，兩兒若死，自是其命，終不以私害義。」高祖嘆息曰：「徇義之夫，一至於此！」及大兵圍洛陽，竇建德且至，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，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。世充平，通功為第一，尋拜陝東大行台右僕射，鎮於洛陽。數歲，征拜刑部

尚書，通自以不習文法，固辭之，轉工部尚書。隱太子之誅也，通復檢校行台僕射，馳鎮洛陽。貞觀元年，行台廢，授洛州都督，賜實封六百戶，加左光祿大夫。明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太宗痛惜久之，贈尚書右僕射，謚曰忠。子壽襲爵。太宗幸洛陽宮，思通忠節，拜其少子詮果毅都尉，賜束帛以恤其家焉。十七年，詔圖形於凌煙閣。二十三年，與房玄齡配饗太宗廟庭。永徽五年，重贈司空。詮官至瀛州刺史。詮子仲翔，神龍中亦為瀛州刺史。

任瑰

任瑰，字瑋，廬州合肥人，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。父七寶，仕陳定遠太守。瑰早孤，蠻奴愛之，情逾己子，每稱曰：「吾子侄雖多，並傭保耳，門戶所寄，惟在於瑰。」年十九，試守靈溪令。俄遷衡州司馬，都督王勇甚敬異之，委以州府之務。屬隋師滅陳，瑰勸勇據嶺南，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；勇不能用，以嶺外降隋，瑰乃棄官而去。仁壽中，為韓城尉，俄又罷職。

及高祖討捕於汾、晉，瑰謁高祖於轅門，承製為河東縣戶曹。高祖將之晉陽，留隱太子建成以托於瑰。義師起，瑰至龍門謁見。高祖謂之曰：「隋氏失馭，天下沸騰。吾忝以外戚，屬當重寄，不可坐觀時變。晉陽是用武之地，士馬精強，今率驍雄以匡國難。卿將家子，深有智謀，觀吾此舉，將為濟否？」瑰曰：「後主殘酷無道，征役不息，天下恟恟，思聞拯亂。公天縱神武，親舉義師，所下城邑，秋毫無犯，軍令嚴明，將士用命。關中所在蜂起，惟待義兵。仗大順，從眾欲，何憂不濟？瑰在馮翊積年，人情諳練，願為一介之使，銜命入關，同州已東，必當款伏。於梁山船濟，直指韓城，進逼合陽，分取朝邑。且蕭造文吏，本無武略，仰懼威靈，理當自下；孫華諸賊，未有適從，必當相率而至。然後鼓行整眾，入據永豐，雖未得京城，關中固已定矣。」高祖曰：「是吾心也。」乃授銀青光祿大夫，遣陳演壽、史大奈領步騎六千，趨梁山渡河，使瑰及薛獻為招慰大使。高祖謂演壽曰：「閫外之事，宜與任瑰籌之。」孫華、白玄度等聞兵且至，果競來降，並具舟於河，師遂利涉。瑰說下韓城縣，與諸將進擊飲馬泉，破之，拜左光祿大夫，留守永豐倉。

高祖即位，改授谷州刺史。王世充數率眾攻新安，瑰拒戰破之，以功累封管國公。太宗率師討世充，瑰從至邙山，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。關東初定，持節為河南道安撫大使。世充弟辯為徐州行台尚書令，率所部詣瑰降。瑰至宋州，屬徐圓朗據兗州反，曹、戴諸州咸應之。副使柳浚勸瑰退保汴州，瑰笑曰：「柳公何怯也！老將居邊甚久，自當有計，

非公所知。」圓朗俄又攻陷楚丘，引兵將圍虞城，瑰遣崔樞、張公謹自鄄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賊。浚又諫曰：「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，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，此必為變。」瑰不答。樞至，則分配質子，並與土人合隊居守。賊既稍近，質子有叛者，樞因斬其隊帥。城中人懼曰：「質子父兄悉來為賊，賊之子弟安可守城？」樞因縱諸隊各殺質子，梟首於門外，遣使報瑰。瑰陽怒曰：「遣將去者，欲招慰耳，何罪而殺之？」退謂浚曰：「固知崔樞辦之。既遣縣人殺賊質子，冤隙已大，吾何患焉？」樞果拒卻圓朗。事平，遷徐州總管，仍為大使。

瑰選補官吏，頗私親故，或依倚其勢，多所求納，瑰知而不禁；又，妻劉氏妒悍無禮，為世所譏。及輔公祏平，拜邢州都督。隱太子之誅也，瑰弟璨，時為典膳監，瑰坐左遷通州都督。貞觀三年卒。

丘和

丘和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父壽，魏鎮東將軍。和少便弓馬，重氣任俠。及長，始折節，與物無忤，無貴賤皆愛之。周為開府儀同三司。入隋，累遷右武衛將軍，封平城郡公。漢王諒之反也，以和為蒲州刺史。諒使兵士服婦人服，戴冪旂，奄至城中，和脫身而免，由是除名。時宇文述方被任遇，和傾心附之，又以發武陵公元胄罪，拜代州刺史。屬煬帝北巡過代州，和獻食甚精，及至朔州，刺史楊廓獨無所獻，帝不悅，而宇文述又盛稱之，乃以和為博陵太守，仍令楊廓至博陵觀和為式。及駕至博陵，和上食又豐，帝益稱之。由是所幸處獻食者競為華侈。和在郡善撫吏士，甚得歡心，尋遷天水郡守。大業末，以海南僻遠，吏多侵漁，百姓咸怨，數為亂逆，於是選淳良太守以撫之。黃門侍郎裴矩奏言：「丘和歷居二郡，皆以惠政著聞，寬而不擾。」煬帝從之，遣和為交趾太守。既至，撫諸豪傑，甚得蠻夷之心。

會煬帝為化及所弒，鴻臚卿寧長真以鬱林、始安之地附於蕭銑；馮盎以蒼梧、高涼、珠崖、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。各遣人召之，和初未知隋亡，皆不就。林邑之西諸國，並遣遺和明珠、文犀、金寶之物，富埒王者。銑利之，遣長真率百越之眾渡海侵和，和遣高士廉率交、愛首領擊之，長真退走，境內獲全，郡中樹碑頌德。會舊驍果從江都還者，審知隋滅，遂以州從銑。及銑平，和以海南之地歸國。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、譚國公、交州總管。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，詔許之。高祖遣其子師利迎之。及謁見，高祖為之興，引入臥內，語及平生，甚歡，奏《九部樂》以饗之，拜左武候大將軍。和時年已衰老，乃拜稷州刺史，以是本鄉，令自怡養。九年，除特進。貞觀十一年卒，年八十

六。贈荊州總管，謚曰襄，賜東園秘器，陪葬獻陵。有子十五人，多至大官，惟行恭知名。

行恭善騎射，勇敢絕倫。大業末，與兄師利聚兵於岐、雍間。有眾一萬，保故郿城，百姓多附之，群盜不敢入境。初，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，郡太守竇璡堅守，經數月，賊中食盡，野無所掠，眾多離散，投行恭者千餘騎。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。行恭又率五百人，皆負米麥，持牛酒，自詣賊營。奴帥長揖，行恭手斬之，謂其眾曰：「汝等並是好人，何因事奴為主，使天下號為奴賊？」眾皆俯伏曰：「願改事公。」行恭率其眾與師利共謁太宗於渭北，拜光祿大夫。從平京城，討薛舉、劉武周、王世充、竇建德，皆立殊勳，授左一府驃騎，賞賜甚厚。隱太子之誅也，行恭以功遷左衛將軍。貞觀中，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，為法司所劾，除名。因從侯君集平高昌，封天水郡公，累除右武候將軍。高宗嗣位，歷遷右武侯大將軍、冀陜二州刺史。尋請致仕，拜光祿大夫。麟德二年卒，年八十。贈荊州都督，謚曰襄，賜溫明秘器，陪葬昭陵。

行恭性嚴酷，所在僚列皆懾憚之，數坐事解免。太宗每思其功，不逾時月復其官。初，從討王世充，會戰於邙山之上。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，乃與數十騎沖之，直出其後，眾皆披靡，莫敢當其鋒，所殺傷甚眾。既而限以長堤，與諸騎相失，惟行恭獨從。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，矢中御馬；行恭乃回騎射之，發無不中，餘賊不敢復前。然後下馬拔箭，以其所乘馬進太宗。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，巨躍大呼，斬數人，突陣而出，得入大軍。貞觀中，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，立於昭陵闕前。

子神勣，嗣聖元年，為左金吾將軍，則天使於巴州，害章懷太子，既而歸罪於神勣，左遷疊州刺史。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，深見親委。嘗受詔鞫獄，與周興、來俊臣等俱號為酷吏。尋以罪伏誅。神龍初，禁錮其子孫。

和少子行掩，高宗時為少府監。

許紹

許紹，字嗣宗，本高陽人也，梁末徙於周，因家於安陸。祖弘，父法光，俱為楚州刺史。元皇帝為安州總管，故紹兒童時得與高祖同學，特相友愛。大業末，為夷陵郡通守。是時盜賊競起，紹保全郡境，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，開倉賑給，甚得人心。及江都弒逆，紹率郡人大臨三日，仍以郡遙屬越王侗。王世充篡位，乃率黔安、武陵、澧陽等諸郡遣

使歸國，授硤州刺史，封安陸郡公。高祖降敕書曰：「昔在子衿，同遊庠序，博士吳琰，其妻姓仇，追想此時，宛然心目，荏苒歲月，遂成累紀。且在安州之日，公家乃蒞岳州；渡遼之時，伯裔又同戎旅。安危契闊，累葉同之，其間游處，觸事可想。雖盧綰與劉邦同裡，吳質共曹丕接席，以今方古，何足稱焉！而公追硯席之舊歡，存通家之曩好，明鑑去就之理，洞識成敗之機。爰自荊門，馳心絳闕，綏懷士庶，糾合賓僚，踰越江山，遠申誠款。覽此忠至，彌以慰懷。」及蕭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，命紹率兵應之。以破銑功，拜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，委以招慰。時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圍硤州，紹縱兵擊破之。銑又遣其將陳普環乘大艦溯江入硤，與開州賊蕭閣提規取巴蜀。紹遣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、子婿張玄靜追至西陵硤，大破之，生擒普環，收其船艦。江南岸有安蜀城，與硤州相對，次東有荊門城，皆險峻，銑並以兵鎮守。紹遣智仁及李弘節攻荊門鎮，破之。高祖大悅，下制褒美，許以便宜從事。紹與王世充、蕭銑疆界連接，紹之士卒為賊所虜者，輒見殺害。紹執敵人，皆資給而遣之，賊感其義，不復侵掠，闔境獲安。趙郡王孝恭之擊蕭銑也，復令紹督兵以圖荊州，會卒於軍，高祖聞而流涕。貞觀中，贈荊州都督。嫡孫力士襲爵，官至洛州長史，卒。

子欽寂嗣，萬歲登封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。時契丹入寇，以欽寂兼龍山軍討擊副使，軍次崇州，戰敗被擒。其後，賊將圍安東，令欽寂說屬城之未下者。安東都督裴玄珪時在城下，欽寂謂之曰：「狂賊天殃，滅在朝夕，公但謹守勵兵，以全忠節。」賊大怒，遂害之。則天下制褒美，贈蘄州刺史，謚曰忠。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，仍為海東慰勞使；令迎其喪柩，以禮改葬。輔乾，開元中官至光祿卿。

欽寂弟欽明，少以軍功歷左玉鈐衛將軍、安西大都護，封鹽山郡公。萬歲通天元年，授金紫光祿大夫、涼州都督。欽明嘗出按部，突厥默啜率眾數萬奄至城下，欽明拒戰。久之，力屈被執。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，令說城中早降，欽明大呼曰：「賊中都無飲食，城內有美醬，乞二升，粱米乞二斗，墨乞一梃。」是時，賊營處四面阻泥河，惟有一路得入，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，冀其簡兵陳將，候夜掩襲，城中無悟其旨者，尋遇害。兄弟同年皆死王事，論者稱之。

紹次子智仁，初，以父勳授溫州刺史，封孝昌縣公。尋繼其父為硤州刺史，後歷太僕少卿、涼州都督。貞觀中卒。

紹少子圉師，有器干，博涉藝文，舉進士。顯慶二年，累遷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兼修國史。三年，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男，賜物三百段。四遷，龍朔中為左相。俄以子

自然因獵射殺人，隱而不奏，又為李義府所擠，左遷虔州刺史。尋轉相州刺史。政存寬惠，人吏刊石以頌之。嘗有官吏犯贓事露，圉師不令推究，但賜清白詩以激之，犯者愧懼，遂改節為廉士，其寬厚如此。上元中，再遷戶部尚書。儀鳳四年卒，贈幽州都督，陪葬恭陵，謚曰簡。

李襲志

李襲志，字重光，本隴西狄道人也。五葉祖景避地安康，復稱金州安康人也。周信州總管、安康郡公遷哲孫也。父敬猷，隋台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襲志，初任隋歷始安郡丞。大業末，江外盜賊尤甚，襲志散家產，招募得三千人，以守郡城。時蕭銑、林士弘、曹武徹等爭來攻擊，襲志固守久之。後聞宇文化及弒逆，乃集士庶舉哀三日。有郡人勸襲志曰；「公累葉冠族，久臨鄙郡，蠻夷畏威，士女悅服，雖曰隋臣，實我之君長。今江都篡逆，四海鼎沸，王號者非止一人，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，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。追蹤尉佗，亦千載一遇也。」襲志厲聲曰：「吾世樹忠貞，見危授命，今雖江都陷沒，而宗社猶存，當與諸君戮力中原，共雪仇恥，豈可怙亂稱兵，以圖不義！吾寧蹈忠而死，不為逆節而求生。尉佗愚鄙無識，何足景慕？」於是欲斬勸者，從眾議而止。襲志固守，經二年而無援，卒為蕭銑所陷，銑署為工部尚書、檢校桂州總管。武德初，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，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。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：「卿昔久在桂州，仍屬隋室運終，四方圮絕，率眾保境，未知所統。朕撫臨天下，志在綏育，眷彼幽遐，思沾聲教。況卿朕之宗姓，情異於常。家弟侄並立誠效公，又分遣首領，申諭諸州，情深奉國，甚副所望。卿之子弟，並據州縣，俱展誠績，每所嘉嘆，不能已已。令併入屬籍，著於宗正。」及蕭銑平，江南道大使、趙郡王孝恭授襲志桂州總管。武德五年入朝，授柱國，封始安郡公，拜江州都督。及輔公祏反，又以襲志為水軍總管討平之，轉桂州都督。襲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，政尚清簡，嶺外安之。後表請入朝，拜右光祿大夫、行汾州刺史致仕，卒於家。襲志弟襲譽。

襲譽，字茂實，少通敏，有識度。隋末為冠軍府司兵。時陰世師輔代王為京師留守，所在盜賊蜂起，襲譽說世師遣兵據永豐倉，發粟以賑窮乏，出庫物賞戰士，移檄郡縣，同心討賊。世師不能用，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馬，世師許之。既至漢中，會高祖定長安，召授太府少卿，封安康郡公，仍令與兄襲志附籍於宗正。太宗討王世充，以襲譽為潞州總管。時突厥與國和親，又通使於世充，襲譽掩擊，悉斬之。因委令轉運以饋大軍。後歷光祿卿、浦州刺史，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為江南道巡察大使，多所黜陟。江都俗好商賈，不事農桑。襲譽乃引雷陂水，又築勾城塘，溉田八百餘頃，百姓獲其利。召拜太府

卿。襲譽性嚴整，所在以威肅聞。凡獲俸祿，必散之宗親，其餘資多寫書而已。及從揚州罷職，經史遂盈數車。嘗謂子孫曰：「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，耕之可以充食；河內有賜桑千樹，蠶之可以充衣；江東所寫之書，讀之可以求官。吾沒之後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，亦何羨於人！」尋轉涼州都督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行同州刺史。坐在涼州陰憾番禾縣丞劉武，杖而殺之，至是有司議當死，制除名，流於泉州，無幾而卒。撰《五經妙言》四十捲、《江東記》三十捲、《忠孝圖》二十捲。

兄子懷儼，頗以文才著名。歷蘭台侍郎，受制檢校寫四部書進內，以書有汙，左授郢州刺史。後卒於禮部侍郎。

姜抃

姜抃，秦州上邽人。祖真，後魏南秦州刺史。父景，周梁州總管、建平郡公。抃，大業末為晉陽長，會高祖留守太原，見抃深器之。抃退謂所親曰：「隋祚將亡，必有命世大才，以應圖籙，唐公有霸王之度，以吾觀之，必為撥亂之主。」由是深自結納。及大將軍府建，引為司功參軍。從平霍邑，拔絳郡，監督大軍濟河。時兵士爭渡，抃部勒諸軍，自昏至曉，六軍畢濟。高祖稱嘆之。平京城，除相國兵曹參軍，封長道縣公。時薛舉寇秦、隴，以抃西州之望，詔於隴右安撫，承製以便宜從事。抃將行，奏曰：「天人之望，誠有所歸，願早膺圖籙，以寧兆庶。老夫犬馬暮齒，恐先朝露，得一睹升紫殿，死無所恨。」高祖大悅。抃與竇軌出散關，下河池、漢陽二郡。軍次長道，與薛舉相遇，軌輕敵，為舉所敗。征抃還京，拜員外散騎常侍。及平薛仁杲，拜抃秦州刺史，高祖謂曰：「衣錦還鄉，古人所尚；今以本州相授，用答元功。涼州之路，近為荒梗，宜弘方略，有以靜之。」抃至州，撫以恩信，州人相謂曰：「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。」盜賊悉來歸首，士庶安之。尋轉隴州刺史。七年，以老疾去職。貞觀元年卒，贈岷州都督，謚曰安。

子行本，貞觀中為將作大匠。太宗修九成、洛陽二宮，行本總領之，以勤濟稱旨，賞賜甚厚。有所游幸，未嘗不從。又轉左屯衛將軍。時太宗選趫捷之士，衣五色袍，乘六閒馬，直屯營以充仗內宿衛，名為「飛騎」，每游幸，即騎以從，分隸於行本。及高昌之役，以行本為行軍副總管，率眾先出伊州。未至柳谷百餘里，依山造攻具。其處有班超紀功碑，行本磨去其文，更刻頌，陳國威德而去。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，璽書勞之曰：「攻戰之重，器械為先，將士屬心，待以制敵。卿星言就路，躬事修營，干戈才動，梯衝暫臨。三軍勇士，因斯樹績；萬里逋寇，用是克平。方之前古，豈足相況！」及還，進封金城郡公，賜物一百五十段、奴婢七十人。十七年，太宗將征高麗，行本諫以為師

未可動，太宗不從。行本從至蓋牟城，中流矢卒。太宗賦詩以悼之，贈左衛大將軍、郕國公，謚曰襄，陪葬昭陵。

子簡嗣，永徽中，官至安北都護，卒。子晞嗣，開元初左散騎常侍。

簡弟柔遠，美姿容，善於敷奏。則天時，至左鷹揚衛將軍、通事舍人、內供奉。

柔遠子皎，長安中，累遷尚衣奉御。時玄宗在藩，見而悅之。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，尤委心焉。尋出為潤州長史。玄宗即位，召拜殿中少監。數召入臥內，命之舍敬，曲侍宴私，與后妃連榻，間以擊球鬥雞，常呼之為姜七而不名也。兼賜以宮女、名馬及諸珍物不可勝數。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玩一嘉樹，皎稱其美，玄宗遽令徙植於其家，其寵遇如此。及竇懷貞等潛謀逆亂，玄宗將討之，皎協贊謀議，以功拜殿中監，封楚國公，實封四百戶。玄宗以皎在藩之舊，皎又有先見之明，欲宣佈其事，乃下敕曰：

朕聞士之生代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，此其本也。若乃移孝成忠，策名委質。命有太山之重，義徇則為輕；草有疾風之力，節全則知勁。況君臣之相遇，而故舊之不遺乎！銀青光祿大夫、殿中監、楚國公姜皎，簪紱聯華，珪璋特秀。寬厚為量，體靜而安仁；精微用心，理和而專直。往居藩邸，潛款風雲，亦由彭祖之同書，子陵之共學。朕常游幸於外，至長楊、鄠杜之間，皎於此時與之累宿，私謂朕曰：「太上皇即登九五，王必為儲副。」凡如此者數四，朕叱而後止。寧知非僕，雖玩於鄧晨；可收護軍，遂訶於硃祐。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，因聞徹太上皇，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。尋遣嗣虢王邕等鞫問，皎保護無怠，辭意轉堅。李通之讖記不言，田叔之髡鉗罔憚。仍為宗楚客、紀處訥等密奏，請投皎炎荒。中宗特降恩私，左遷潤州長史。讒邪每構，忠懇逾深，戴於朕躬，憂存王室。以為天且有命，預睹成龍之征；人而無禮，常懷逐鳥之志。游辭枉陷，旋罹貶斥；嚴憲將及，殆見誅夷。履危本於初心，遭險期於不貳，雖禍福之際昭然可圖，而艱難之中是所繄賴。洎朕祗膺寶位，又共翦奸臣，拜以光寵，不忘捻挹，敬愛之極，神明所知。造膝則曾莫詭隨，匪躬則動多規諫，補朕之闕，斯人孔臧。而悠悠之談，嗷嗷妄作，丑正惡直，竊生於謗，考言詢事，益亮其誠。昔漢昭帝之保霍光，魏太祖之明程昱，朕之不德，庶幾於此。矧夫否當其悔，則滅宗毀族，朕負之必深；泰至其亨，則如山如河，朕酬之未補。豈流言之足聽，而厚德之遂忘？謀始有之，圖終可也。宜告示中外，咸令知悉。

尋遷太常卿，監修國史。弟晦，又歷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，兄弟當朝用事。侍中宋璟以

其權寵太盛，恐非久安之道，屢奏請稍抑損之。開元五年下敕曰：「西漢諸將，多以權貴不全；南陽故人，並以優閒自保。觀夫先後之跡，吉凶之數，較然可知，良有以也。太常卿、上柱國、楚國公、監修國史姜皎，衣纓奕代，忠讜立誠，精識比於橋玄，密私方於硃祐。朕昔在藩邸，早申款洽，當謂我以不遺，亦起予以自愛。及膺大位，屢錫崇班，茅土列爵，山河傳誓，備蒙光寵，時冠等夷。朕每欲戒盈，用克終吉。未若避榮公府，守靖私第，自弘高尚之風，不涉囂塵之境，沐我恩貸，庇爾子孫。宜放歸田園，以恣娛樂。」又遷晦為宗正卿，以去其權。久之，皎復起為秘書監。十年，坐漏洩禁中語，為嗣濮王嶠所奏，敕中書門下究其狀。嶠，即王守一之妹夫；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，構成其罪，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。下制曰：「秘書監姜皎，往屬艱難，頗效誠信，功則可錄，寵是以加。既忘滿盈之誡，又虧靜慎之道，假說休咎，妄談宮掖。據其作孽，合處極刑，念茲舊勳，免此殊死。宜決一頓，配流欽州。」皎既決杖，行至汝州而卒，年五十餘。皎之所親都水使者劉承祖，配流雷州，自余流死者數人。時朝廷頗以皎為冤，而咎嘉貞焉。源乾曜時為侍中，不能有所持正，論者亦深譏之。玄宗復思皎舊勳，令遞其柩還，以禮葬之，仍遣中使存問其家。十五年，追贈澤州刺史。晦坐皎左遷春州司馬，俄遷海州刺史，卒。

天寶六載，授皎男慶初等官。七載，贈皎吏部尚書，仍贈實封二百戶以充享祀。慶初襲封楚國公。慶初生未晬，玄宗許尚公主，後淪落二十餘年。李林甫為相，當軸用事，林甫即皎之甥，從容奏之，故驟加恩命。天寶十載，詔慶初尚新平公主，授駙馬都尉。永泰元年，拜太常卿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或問屈突通盡忠於隋而功立於唐，事兩國而名愈彰者，何也？答雲，若立純誠，遇明主，一心可事百君，寧限於兩國爾！被稠桑之擒，臨難無苟免；破仁杲之眾，臨財無苟得，君子哉！任瑰、丘和、許紹、李襲志咸遇真主，得為故人，或敘舊立功，或率眾歸國。尋其履跡，皆有可稱。襲志為政，襲譽訓子，庶幾弘遠矣。姜抃恩信，有能官之譽；行本勤濟，多克敵之功。皎雖故舊，恩幸不倫，雖嘉貞致冤，亦冒寵自掇，豈非無德而祿，福過災生之驗歟！任瑰縱妒妻無禮，任親戚求財，丘和進食邀幸，皆無取焉。

贊曰：屈突守節，求仁得仁。諸君遇主，不足擬倫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